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菲茨杰拉德 著 吴建国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菲茨杰拉德 著 吴建国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美)菲茨杰拉德著;吴建国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5707-5

I. ①了… II. ①菲…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9632 号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久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企[®]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总策划:黄育海 陈征
责任编辑:张翔
特约策划:邱小群
封面设计:索迪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菲茨杰拉德 著
吴建国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字数 134,000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07-5/I·4547 定价:29.00元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

植入了一个大胆的形象，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些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此书再次

献给

泽尔达^①

^① 泽尔达·赛瑞 (Zelda Sayre Fitzgerald, 1900—1948), 作者的爱妻。

那就戴上那顶金帽子吧，
倘若那样能打动她；
倘若你蹦得高，
蹦得高也是为了她，
要蹦到她高叫着“心上人啊，
戴金帽、蹦得高的心上人，
我一定要把你拿下！”

——托马斯·帕克·丹维里埃^①

^① 这是作者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中所塑造的一个人物。

目 录

了不起的盖茨比	1
导读	214

第一章

在我还很幼稚、经受不起波折的那些岁月里，我父亲就曾给过我一句忠告，那句忠告我至今都铭记在心，常常反复回味。

“每当你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他告诫我说，“千万要记住，这世上的人不一定个个都具备你所拥有的这些优点。”

他没再多说，不过，我们向来都是用一种心照不宣的方式进行交流的，再说我也明白，他的言下之意远比这句话要深刻得多。久而久之，我便养成了对一切评判都有所保留的习惯，这种习惯既使许多性格乖僻的人愿意向我敞开心扉，也使我成了不少老爱不厌其烦地唠叨的人的受害者。倘若这一性格特点在一个心智正常的人身上表现出来时，心理不正常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并且会抓住不放，为此，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人家就很不公正地指责过我，说我就是个政客，因为我知道那些行为放荡却又无人知道的家伙的隐秘的伤心事。那些推心置腹的私房话绝大多数都不是我故意要他们说给我听的——每当我根据某个明白无误的迹象看出，一场亲密无间的倾诉衷肠已经跃跃欲试地现出端倪的时候，我往往都假装睡着了，或者假装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或者假装出不怀好意的轻浮态度——因为年轻人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倾诉衷肠，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表述那些隐私时所用的语言，通常都是剽窃来的，而且由于明显想隐瞒实情而断章取义。对评判有所保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

对未来寄予无限希望的问题。我现在依然还有点儿担心会错过了什么，唯恐我万一忘了那句话，就是我父亲曾经非常势利地暗示过、而我现在又在非常势利地重复的那句话：人的基本的礼义廉耻观生来就是分配不均的。

诚然，以这种方式夸耀了一番我的宽容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宽容也是有限度的。人的行为既有可能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也有可能建立在潮湿的沼泽中，不过，一旦越过了某个临界点，我也就不在乎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了。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时，我内心的感受是，巴不得全世界人都穿上军装，并且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的姿势；我不想再怀着那份能够窥见人的内心世界的殊荣，去参加那些乱哄哄的集体游览了。唯有盖茨比例外，本书就是以这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唯有他可以不受我这种反应的约束——这个盖茨比啊，他所代表的一切，恰恰正是我原本所鄙夷的一切。假如人的个性特点是由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的姿态所组成的，那么，他这个人的身上似乎就具有某种大放异彩的东西，他对于人生的憧憬具有某种被拔高了的敏感性，我们仿佛可以把他比作为一台能够记录万里之外的地震的错综复杂的精密仪器。这种应变能力，与那种被堂而皇之地冠名为“富有创造性的气质”的矫揉造作的敏感性，是毫不相干的——它是一种非同凡响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天赋，是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随时准备献身的精神，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在别人身上倒真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呢，这些东西我今后也不大可能再看到了。不对——盖茨比到头来的结局还是无可厚非的；使我对人们流产的悲痛和气短的得意暂时失去了兴趣的，正是那些曾蹂躏着盖茨比的心灵的东西，正是那些在他的梦想破灭之后飘浮在空中的恶浊的

尘埃。

我家三代以来一直是这座中西部城市里身份显赫、家道殷实的知名人物。卡罗威家族好像也算得上一个名门世家，而且我们是有传统的人家，我们是布克吕齐公爵^①的后裔呢，但是，我们这一脉的实际创始人却是我祖父的哥哥，他是一八五一年来到此地的，花钱买了个替身去参加南北战争，然后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我父亲今天还在经营着的就是这个生意。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位伯祖父，不过，我应该长得很像他——尤其有挂在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表情相当冷峻的画像为证。我是一九一五年从纽黑文^②毕业的，刚好比我父亲晚了四分之一世纪，毕业之后不久，我就参加了那场被称之为世界大战的姗姗来迟的条顿民族的大迁徙。那场大反攻使我感到极其淋漓畅快，归来后反而有些烦躁不安了。中西部如今已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倒像是宇宙破破烂烂的边缘——所以，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做证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个个都在做证券生意，所以，我觉得这个行当完全可以再多养活一个单身汉。我那些叔伯姑娘们成天都在议论这件事，仿佛在为我挑选一所预科学校一样，最后才说“哎呀——就——这样吧”，个个都带着非常严肃而又犹豫不决的面容。父亲答应可以在经济上支持我一年，于是，几经耽搁之后，我便于一九二二年春天来到了东部，满以为从此就永远留在东部了。

① 布克吕齐公爵 (Dukes of Buccleuch)，从瓦尔特·司各特 (Walter Scott, 1565—1611) 开始一脉相承的爱尔兰贵族。

② 纽黑文 (New Haven)，耶鲁大学所在地。

我所面临的头一桩很现实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住处，不过，这时正值天气转温的季节，而我也刚刚离开一个草坪宽阔、树木葱茏的地方，因此，当事务所里有一个年轻人建议我们俩去近郊合租一所房子时，我顿时便觉得，这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他找到的那所房子，是一个饱经风吹日晒的木板平房，租金为每月八十元，然而在最后的那一刻，公司指派他去华盛顿工作了，于是，我只好独自一人搬到郊外的乡下去住了。我养了一条狗，至少也算养了它几天吧，直到它后来逃走了，我有一辆旧道奇车，还雇了一名芬兰籍的女佣，由她帮我整理床铺和做早饭，她一边在电磁灶上忙碌着，一边自言自语地咕哝着芬兰人的一些至理名言。

头一两天很孤单，后来，有一天早上，有个人，一个比我还要新来乍到的人，在路上拦住了我。

“请问，去西蛋村^①该怎么走？”他无助地问道。

我告诉了他。等我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不再感到形影相吊了。我成了一名向导、一名开拓者、一名原住居民了。他无意中授予了我在这一带的荣誉市民权。

于是，伴随着明媚的阳光，伴随着树木突然间长出的新叶——犹如电影里变化神速的情景一样——我又恢复了那种熟悉的信念，觉得人生随着这个夏季的来临，又重新开始了。

有那么多东西要读，这是一点，还有那么多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东

① 西蛋村（West Egg Village），这是作者在本书中虚构的一个去处，在纽约长岛附近，与另一虚构的去处“东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要从那富有朝气、令人耳目一新的氛围中去汲取。我买了十多本有关金融、信贷、证券投资方面的书籍，这些套红、烫金的书籍都一本本立在我的书架上呢，如同造币厂新出的钱币一样，在等待着我去揭示唯有弥达斯^①、摩根^②、梅塞纳斯^③才知道的那些闪光的秘诀。除此之外，我还雄心勃勃地想读许多其他方面的书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舞文弄墨——有一年，我为《耶鲁新闻》撰写了一系列非常庄重而又平淡无奇的社论——而现在呢，我打算把诸如此类的事情重新再纳入到我的生活中来，再次成为那种知识面非常有限的专家，成为所谓的“无所不知”的通才。这并不只是一句精辟的隽语——不管怎么说，倘若只从单单一个窗口来观察，人生毕竟要成功得多。

纯粹是出于机缘，我居然在北美洲最光怪陆离的一个社区里租下了一所房子。它就坐落在那个细细长长、形状怪异的小岛上，岛的正东面便是纽约，除了其他自然奇观之外，这里还有两处非常罕见、浑然天成的景致。距离纽约市二十英里处有一对蔚为壮观的鸡蛋形半岛，外形轮廓一模一样，彼此隔着一条清水湾相望，突兀地矗立在西半球最具本土特色的那片咸涩的海水中，也就是长岛海峡那一大片潮湿的打谷场般的水域。它们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椭圆形——好比哥伦布故事中的那枚鸡蛋

-
- ① 弥达斯 (Midas)，古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的国王，传说狄俄尼索斯曾赋予他点石成金的法力。该词如今常用来指时时处处能赚大钱的本领。
- ② 摩根 (John Pierpont Morgan, 1837—1913)，美国金融家、慈善家、艺术品收藏家，1891 年建立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1901 年创立美国钢铁公司，把收藏的大量艺术品馈赠给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 ③ 梅塞纳斯 (Gaius Maecenas, 70BC—8BC)，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的谋臣、外交家，同时还是诗人和艺术家的保护人，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都曾蒙他赞助提携。他的名字后来在西方成了财富、慷慨、有眼光的文学艺术赞助人的代名词。

一样，它们与陆地相触及的那一端都被碾压得平展展的——不过，它们在外观上的相似性，对于从头顶飞过的那些海鸥来说，一定是它们对这个世界永远也混淆不清的根源。对于没有翅膀的人类来说，一个更加引人瞩目的现象却是，除了形状和大小之外，这两个地方在每一个具体细节上都毫无相似之处。

我住在西蛋，这个地方——唉，是这两者中不那么时髦的一个去处，尽管这是一句非常浅薄的附加语，并不足以形容这二者之间所形成的那种离奇古怪而且也很不吉祥的对比反差。我的房子位于这枚鸡蛋的最顶端，离长岛海峡仅仅只有五十码，而且还挤在两幢豪宅中间，那两幢豪宅每个季度的租金要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元呢。我右边的那幢，无论按什么标准来衡量，都算得上一座洋洋大观的宅邸——它简直就是诺曼底某个市政府大厦的翻版，它的侧面有一座塔楼，是崭新的样式，覆盖着稀稀疏疏的一层原生态的常春藤，还有一座大理石砌就的游泳池，以及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就是盖茨比的公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绅士居住的公馆，因为我还认识盖茨比先生。我自己的房子看上去实在太不顺眼，幸好那只是一个很不顺眼的小不点儿，也不大被人注意，所以，我才有缘欣赏到一片海景，欣赏到我邻居家的草坪的一部分，而且还能聊以自慰地与百万富翁为邻——所有这一切，每月只需要付八十块钱。

在那条清水湾的对岸，时髦的东蛋那一幢幢洁白的宅第在水边熠熠生辉，这年夏天的故事，是从我驱车到那边去参加汤姆·布坎南夫妇家的晚宴那天晚上才真正开始的。黛茜是我的远房表妹，而汤姆则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认识的朋友。况且在那场战争刚刚结束之际，我还在芝

加哥跟他们在一起玩儿过两天。

她丈夫，除了具有形形色色的体育运动方面的技能和才艺之外，曾经还是纽黑文橄榄球史上最具实力的边锋之一呢——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一个风靡全国的人物了，这些人二十一岁就在有限的范围内取得了如此抢眼的卓越成就，弄得后来的一切都不免有虎头蛇尾的味道。他家非常富裕——甚至还在念大学的时候，他那大手大脚地挥霍钱财的行为就该受到严厉谴责——但是，他现在已经离开芝加哥到东部来了，搬家时的那种排场简直让人惊讶得瞠目结舌：比方说，他居然从森林湖^①那边运来了整整一批专门用来打马球的赛马。在我自己这一代人里，竟然有人阔绰到能够干出这种事，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他们为什么到东部来，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他们在法国待了一年，却并不是出于什么特殊的原因，后来还是在很不安分地东飘西荡，反正所到之处都有人打马球，而且都是有钱人聚集的地方。这次是一劳永逸的搬家了，黛茜在电话里说，可是不相信她这话——我虽然看不透黛茜的心思，但我能感觉到，汤姆会永远像这样飘荡下去的，带着些许的怅惘，去追寻某一场结局已不可改变的橄榄球赛所造成的那种舞台剧般的骚乱场面。

于是就有了本故事的由来，在一个暖风袭袭的晚上，我驱车到东蛋去看望我几乎压根儿就不了解的两个老朋友。他们的房子甚至比我所预想的还要别致，那是一幢色调明快、红白相间、具有乔治王殖民时期建

^① 森林湖（Lake Forest），美国伊利诺伊州境内一城市，位于密西根湖畔，为芝加哥的卫星城，风景秀丽，是南下去芝加哥的必经之地。美国闻名遐迩的森林湖大学即坐落在此。